

# 夢與故事



作者柯勳廷 醫科第九屆  
大腸直腸外科  
南加大外科副教授

四十年前，從彰化到台北對我來講是個遙不可及的夢。我仍然記得父親第一次帶我到台北門町時一景一物，在五光十色的霓虹燈下看著駛過的火車。三十多年前從我家走路二十分鐘到彰化火車站乘三十分鐘的火車到台中，再走四十分鐘的路到台中體育館看一場飛駝與虎風的籃球賽，對唸高中的我而言是美夢成真。當我在彰化中學唸書時便開始做「籃球、情人、夢」（引用禹其民的小說）；夢想高中畢業後到台大去過四年夢幻般的大學生活，交個如花似玉的情人。

一九六六年暑假我到北醫報到才從夢中驚醒，我

看不到體育館、運動場、大禮堂、大圖書館、或古色古香的建築，我的心往下沈、往下沈……這不是我夢中的大學，於是我休學重考還是考不上台大醫科，只好帶顆破碎的心回北醫，以後七年是用混的；沒有情人，沒有夢，只有籃球。我不再夢想衣錦還鄉，更不夢想到美國去。

退伍後本想在台灣做個平凡的外科醫師；奈何台大畢業的太太有征服美國的野心，只好抱著登陸月球的決心走美。經過八年抗戰，東奔西跑，南遷北徙，終於落腳洛杉磯。

七年前我護送哥哥的遺體回北醫請病理科黃德

修教授解剖，雖然找不出死因，但是我終於回來了。今年五月我又一次回母校，這一次我看到了高樓大廈，嶄新的研究室、教室、圖書館、及自己的醫院，更看到了我最喜歡的彫像——沈思者（法國名彫塑家羅丹的作品。）籃球場仍然未變，觸景傷情，不勝唏噓。我的北醫七年過得很辛苦，今天回來卻覺得很甜蜜。

我還記得三十年前我來北醫時的新生開學典禮，但只記得教官講過的一句話：「你們上成功嶺受訓要好好聽班長的話。」今天我特地從美國回到風雨中的台灣為各位打氣。今天你也許很高興，也許很傷心；你也許很滿意，也許很失望。我還是要恭喜你們，恭喜你們可以繼續學業，開始另一個非常重要的求學階段。你們何其幸運，在芸芸眾生中脫穎而出，比你們幸運的不會比你們不幸的多。凡事要正向思考，往積極的方向想；好比魚逆水而游，回頭一看，游在你後面的比游在你前面的多。

三十年前我來北醫時只有一幢四層樓的教室，今天你們卻有嶄新的教學大樓。三十年前我們只有幾間簡陋的實驗室，今天你們卻有國內一流的實驗室。三十

年前我們只有一間小小的圖書館。今天你們卻有電腦化的圖書館。三十年前我們

訊，綠杏，醫科校友會會刊，接見校友，延聘校友，每年暑假儘量參加校友同



沒有自己的教學醫院，今天你們卻有現代化的教學醫院。三十年前我們經歷過動盪的學籍案及董事會，今天你們有個健全安定的董事會。以前我們有經常更換的院長，今天你們有一位穩定的院長。我要利用這個機會向胡院長推崇致敬。

胡院長是我們學校醫科第一屆畢業生，畢業後到美國接受完整的皮膚科訓練，經過世界一流的醫院洗禮，包括梅歐醫學中心 Mayo Clinic 及史丹福大學。是北大校友會及會刊的創始人之一。本可繼續在美國過著很如意的生活，可是他為了母校及理想，毅然於一九九〇年接受母校的徵召回台擔任院長。他抱著滿腔熱忱及衝勁，離妻別子，為了母校奉獻犧牲，讓北醫屹立於強林之中。

最令我感動的是他成為母校與校友之間的橋樑；他讓校友收到北醫校

學會及北美校友會，去年還率領母校杏聲合唱團訪美宣慰校友，拉近校友與母校間的距離。為了感謝及回報他的用心及辛勞，我特地專程回母校為大家打氣。我的祖父是農夫，父親是公務員，家無恆產，一九七六年我太太赴美留學，為了供給她學費，我必須留在台灣賺錢，我們也過了三年勞燕分居的生活，我能體驗聚少離多的辛苦。你們何其有幸，有這麼一位專心熱忱的院長，學校虧欠胡院長實在太多。

假如時光倒流三十年，我決不休學也不重考，我要好好地享受大學生活，每天早上我要提早到學校坐在前面位子而不是坐在後排。我要多讀教科書而不是只唸筆記講義。我要認真做實驗而不是只等實驗結果。我要在週末看課外讀物，寫文章，聽音樂，或跟朋友打打球，看一場電影，聽一場音樂會。我要在暑假跟教授做實驗寫論文。

也許你是為了興趣而選擇醫學，也許你是為了父母而選擇醫學，也許你是為了物質的享受而選擇醫學。我

要奉勸諸位，如果你爲了物質的享受而選擇醫學的話，你可能會失望。各位都知道醫學的大環境已經改變，醫生已不再是高收入的職業，也許還是受人尊敬的行業。醫學的地位僅次於神或上帝的時代早已成爲歷史。讓我轉述一個故事給你們聽——很久以前，一個下大雨的傍晚，一個年輕人衝進一位老醫生的診所，告訴醫生他的爸爸發高燒無法來求診，請醫生往診。老醫生馬上拎著醫師包轉上腳踏車跟在年輕人後面來到一間破舊的房子，屋內躺著一個老人，醫生診斷出肺炎，替他打一針盤尼西林，給了幾包藥，囑咐年輕人隔天再到診所拿藥。第二天年輕人來了，告訴醫生父親病情進步。醫生再給了幾天藥及一些錢。年輕人惶恐地說：「醫生，我沒有錢付您醫藥費，已經不好意思了，怎敢再拿您的錢？」老醫生回答：「藥拿回去給爸爸吃，錢拿去買些營養食物給爸爸補一補。」這個故事多麼感人，可是聽起來多麼遙遠，好像天方夜譚，如果你有這種史懷哲的抱負，醫學仍然是一種高超的職業，也是一種非常能自我滿足的職業。

如果你的興趣及天賦不在醫學，我勸你們不要擔心洩氣。如果你有文學、音樂、繪畫或其他方面天份的話，你仍可發揮你的天賦才能，與醫學並不衝突。古今中外有不少醫生作家或藝術家。如當今美國最紅

的作家之 Michael Crichton 是哈佛大學醫學院畢業，他寫的暢銷書如「侏儸紀公園」、「旭日東昇」、「桃色機密」，改拍成非常成功的電影。目前美國最熱門的電視連續劇「急診室的春天」是他寫的。北醫也出了幾位名作家如侯文詠，喻麗清及小提琴家高錦弘。其他著名的醫生寫作家或藝術家：例如英國的 Thomas Brown、Olive v Oldsm; T.H、Frederick Treves，德國的 Frieder; C.H. Schiller、Paul Celan，奧地利的 Arthur Schnitzler，日本的多田富雄。

我要特別再介紹一位俄國醫生寫作家 Ant.N. Paulouich Chekhov，他有很多病人，可是收入不佳。他說：「我有很多朋友及病人，因此有一半的病人不繳費，另一半的病人，每人每次只付三到五盧布。」他又

說：「醫學是我忠實的妻子，文學是我的情婦；當我厭倦了其中一個，我就跟另外一個過夜。」他更說：「我很自信及滿足，因爲我有二個職業。假如我不是醫生的話，我就無法將我的閒暇及多餘的思考獻給文學。」

假如你認爲自己沒有什麼天份的話，我相信有些事你一定做得到。在週末或夕陽西下時帶著你的父母或弟妹到公園裏去散散步、聽聽鳥語、聞聞花香、唱唱歌。到現在我仍熟記得小時候跟著哥哥到田間去烤蕃薯，到河裏去游水抓魚及奔跑於校園的情景。最使我感到快樂滿足的不是功成名就、揚名立萬；而是在黃昏時與兒女游泳或騎腳踏車到附近的學校，躺在草地上，欣賞夕陽，我講故事給他們聽，他們說他們的夢給我聽。

